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一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九釋

論佛

朱熹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葢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

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

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㕩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以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

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彞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葢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葢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彞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

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葢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滞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廻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罟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

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外國之名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嘗敎之以内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吾恐其不惟無以坐収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佛心性辨　羅欽順

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

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為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

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為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

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為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為性始終不

知性之為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為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揑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玄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

者安得不為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揑怪不止其徒但嘗略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惟識諸識惟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首言諸識有二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此是佛家本語初無二

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為妄悟之則為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真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為主而分為數類以盡其義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為善為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爾而有本有末曰真相

曰真識曰真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境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識藏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相智隨轉此為

一類言乎本末之所流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為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為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為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所有及勝曰遠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修行之法也欲窮其説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神心之

神明耳而可認為性乎且其以本體為真末流為妄既分本末為兩截謂迷則真成妄謂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為一途葢所見既差則心無主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為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為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佛氏分本末為兩截混真妄為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説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為本六識為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别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為末

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也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為二而以其半為真半為妄哉若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

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内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説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

去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為中國人類之為人類將非幸歟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真不可不辨達磨告梁武帝有

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

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葢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為性此其所為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為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

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盖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為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盖以知覺為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為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聯屬元無絲毫

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為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為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子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髙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旣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

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為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為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

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為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為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為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余於前記嘗有一説正為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

然遂以太極為神則不可此言殊未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為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為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為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

則以為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為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即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為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吾黨之士盍相與精察之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為忠曰他云

開佛知見尚不言菩提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邪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録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說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為性便對其人揑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

此嘗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顔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為性與波羅提説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録中似此

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為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没所以能聳動一世

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於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欝欝黄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為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黄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

難為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麽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

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常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為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

不許之意但以黄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

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祗緣認知覺為性所以於花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為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為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説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為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嘗謂士人

鄭尚明曰爾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爾若不知便是生大爾百歲後四大五藴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爾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見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别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

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為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邪杲答曽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捏怪却有此等説話又不失為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

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
蹋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别智可得若
别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
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别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虚
空齊壽只這太虚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
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
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
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

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蹋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説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杲荅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柏樹子竹篦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柏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奥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

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為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説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説和合而為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昔有儒生悟禪者嘗

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休屠王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

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範金揑土采繪而其象通作黄色則皆本鑄金也武帝既得此象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内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宫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并與金象而尊之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祀典而名之以為路徑神焉曰磾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

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象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畫其象於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夫惟寳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馬班固漢人也具著其實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象於休屠右地而又為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考之未敢遂以為然也杜佑

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以前月氏之地未爲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以寘而不爲月氏所却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爲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祈連閒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祈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沙州天山之閒有城焉名爲昭武昭者即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月

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竄乎葱嶺之西為十餘國凡冠昭武為姓者塞種也塞即釋聲之訛者也此地與崇釋教而月氏國馬故金象遂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用何說以為主執而云自秦地徙之月氏也後漢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項有日月光已而舉以問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為之說曰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誤也金象既已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

已徙入塞内亦有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月氏故種其間奉佛者必多而又以金象為之宗主則中國其為人所咻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聞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謂因者也金象未得以前無人嘗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乘車入鼠穴者是也茍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傅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為佛邪

釋迦方域志後序論佛道之怪　吳萊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祈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其居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屠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

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屠捐毒國絶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庋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閒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

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為遠
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
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而近漢擊匃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
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
又稱天竺摩騰王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四
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
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閒

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賔隋唐之間别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

吁怪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奇言嵬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及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歷而

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秖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兹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歴厠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草旁行而與帛編鐵擿之經混為一録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旣朕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芨者浮生者而恒出入於一機區已别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惑也傳曰五帝以

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怪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户數道里遠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躭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概焉

稗編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蘇曰柄

稗編卷七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文藝二　史

史通　　劉知幾

六家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旋璣鈐曰尚者上也

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

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删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卲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

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所選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王卲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説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

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冡瑣語記太丁時事目

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逺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

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

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

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隠没無聞者

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

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葢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刋之言著将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

為所記之名也荀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葢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晉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葢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觀左傳之釋

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内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經傳不作於時文籍惟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世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

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

其文以方内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註釋治其章句抑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曁縱横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葢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

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

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閒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黄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

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别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録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

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髙祖盡於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

准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别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惟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兹六家商搉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樸散淳銷時移世

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載言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録此則言事有别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

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惟止録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隅以大篇分其次敘遂令披閲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録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

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寳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註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

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
者綱紀庶品綱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
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
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孟之教義
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
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當矣但區域
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

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輙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

羣盗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
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葢紀之為體猶
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歳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
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
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
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
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槪人臣儻追加
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

無徃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諡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列傳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葢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兹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樸畧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

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栂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

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兹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厠於

明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益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遺跡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没而不朽為難益為此也

天文志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刋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隷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

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刋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惟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録多合事宜

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藝文志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葢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

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驕其繁富百倍前修非惟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惟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

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王得之矣

五行志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王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

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軋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壁傳於鄭谷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拆隕雨霜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

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畧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惟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録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葢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

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氷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夏徵舒之搆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楚非成公時莊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莊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莊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楚莊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莊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莊始稱王哉又魯桓甍後世歷莊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莊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耶高宗諒陰亳都實生

桑穀 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 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己朔日食非是六月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柄來事之象也又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僖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

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耶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大為國菽為強草鸗著素色負蠜匪中國之蟲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蠜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莊取齊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鸜鵒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惟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

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説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弑君易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莊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莊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蜚生南越劉歆以為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至於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

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絶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必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作於黄龍董食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虚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虚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强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雜志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録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

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纒茍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道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旣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荀卿之詞以序刑法採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

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毕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

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

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覩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絶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

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别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盍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録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

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論贊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焉論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

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强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

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彦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

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婦人好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惟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脩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

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命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

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概一言以蔽之

斷限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

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録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

固之蹐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嘆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葢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鬫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刋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讃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

於曹氏也非惟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録金行上覊劉主魏刋水運下列髙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録索虜成傳魏本出於北貉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

典午北呑諸偽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
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
於傳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
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
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
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
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
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

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鐘裘之族各有由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鬭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

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載文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

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
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
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
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
帝思理夏后失馭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
晉獻不明春秋録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
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
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

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

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

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

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顔三曰假手四

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

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以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

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

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

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詞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

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

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

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概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

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益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

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言語益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

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樸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絶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

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觧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鮮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曽何足云是以歴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

鸜鵒童謠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謗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頌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温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歳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

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偹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録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闡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

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韋韝毳幕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魏收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惟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也王邵撰齊志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

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獺親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燋犂狗子齧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狀如此事雖可遺棄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闡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近有燉煌

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益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嵇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之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樸者何哉

益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

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簡要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歴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葢澆淳殊致前後異跡前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内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

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葢叙事之體其
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惟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
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
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
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
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
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
惟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

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華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末紀其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别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贊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

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絶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於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而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遲於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既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説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能獲免者葢十無一二（惟左丘明裴子野王邵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

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葢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葢於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

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
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復史之煩蕪
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
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
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
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鈎必收所留者惟一筌一目而已
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損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
在矣嗟乎既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

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隱晦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刋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

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
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畧小存大舉重
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
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
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
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畧而語
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方覺其難固非雕
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

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歇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撫而廵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

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輙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

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閲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妄飾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

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古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室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觴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

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収代史

吳均齊録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刋之格言

弘至公之正説而収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叙

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

彼往事用為今説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

有方以類聚譬取昔人如王隠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

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

言之當矣而虞思道稱邢卲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

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言物始夫自我作古首創新儀前史所刋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轜子長所書魯始為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内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删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

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黒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蕭麗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黒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别加刊定況愁山定犢彰於載識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个西谷逆犢上齊丘也河邊之狗著於謡詠王邵齊志載謡識雞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也明如日月難

為葢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摹擬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冠之言理也則憑

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苻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盍模擬之體厥塗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盍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

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内大同君靡容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塟必云塟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絶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

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諸書紀年始違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其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

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紀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輙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耶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内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輙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

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葢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

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譏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互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棲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葢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

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畧諱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没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于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

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
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
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
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
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
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
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
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

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邵齊志稱張伯德

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八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盖文雖闕畧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旣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

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
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
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
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載諸尚書春秋上下數
千載其可言德者葢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
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葢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
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

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説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收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

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葢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惟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葢惟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禄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

承此則其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史傳　　劉勰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

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録遠畧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

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録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欲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葢纎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

夫見旁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内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後魏志斷論　　魏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紹述前史俾不泯

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于禮樂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疏遂廣律歴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荀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謡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誌而禮樂疎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

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者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葢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滈咸入禮興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闕竊以班氏律歷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

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合立志夫禮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泒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公昔衆器並不見書雖畧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曽無概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

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非古𣸪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黄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

弭謀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緑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缺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兖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

籍為之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甿播徙江外幽并冀雝兖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户約不可 闕 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

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闕漏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遥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嫿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

庶為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沾背之恥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荀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襃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

茍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

子於黄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茍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

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

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借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寛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正統辯宋遼金　陶宗儀

辯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

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强梁之力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至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

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

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甞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按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七主歴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

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
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
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茍逃性命於道宗之世
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簒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
元相傳九主凡歴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
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
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
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

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説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矛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閲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説似矣吾又不知朱晃

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茍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

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
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
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
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
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
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
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
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

於歳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絶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戹十世而光武中興

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

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
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
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
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
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
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
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
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

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之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

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葢革命之事間不容髪一日之命未絶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絶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

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没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歴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

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

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

正統問　徐一夔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輙言宋事間從余渉西
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説
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為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
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
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
慄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
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
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

末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為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以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

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簒漢廢湘陰公贇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於秦於晉於隋是矣於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

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符明宗宫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益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為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倣綱目例遵紀統為經而疏其始末為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據其未定之

說而以為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不可以為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為是爰著於篇

夷齊十辯　　　　王直

一辯夷齊不死於首陽山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辯山中乏食之故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辯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辯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辯太

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説亦誤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葢孔子

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

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葢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於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溢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弒君孔子取之葢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

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
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
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
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
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
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
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
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

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葢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絶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葢倉卒

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絶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

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益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

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於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概遷也專指文武為强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

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狥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吏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覆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

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證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决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濵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葢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戹於勢

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塟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濵辟紂者何哉謂遷為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

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

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於紂囚於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概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

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違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

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刅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冐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鬬羣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痡四海之紂而行師無

紂左右遂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説亦妄然一曰祭於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

子之説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葢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丈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何如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

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説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

立懦之類而不必感其叩馬恥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

而容心為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删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於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於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恥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

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絶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

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
豈必為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
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
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
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
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
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
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

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況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

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況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辱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人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

又以為然否

孟子弟子列傳序　　吴　萊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𡙇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述唐虞三代之徳二則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也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説縱横攻戰刑法之説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

餙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説渾淆之矣豈太史公扭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

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古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嘆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畧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

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畧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賊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常稱冉雍可使南面

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葢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没者久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户者如此又況鄒衍奭淳于髠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子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删去諸子且益以髙第子萬章

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讀貨殖傳　趙　汸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

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識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葢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㚇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

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税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姦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葢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公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複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奥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論唐志　　葉適

余既於漢志著五行傳之非而新史以為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漢以來從之不暇何暇非之又謂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此尤不然夫以數術占災異自古已然惟不可出於洪範爾況其中者皆極如神明聖人亦未嘗廢也惟不可出於儒者爾洪範運道而絀術儒者任理而遺數故以洪範占災異未有能中者也新史又謂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此亦非也桑穀共生雉雊鼎耳古人皆以事訓其君事不

明則敗為者無所擬憑事明則所以而異消何應之有不然則禍至而應如響雖欲有之可得乎春秋以年紀事災異即事也若災異之所以為事與事之所以應蓋其體不可得而並著也然左氏則固著之矣新史用春秋法於紀年已皆記其大者而不著事應可也志則紀年之箋傳爾安得復用春秋法削其事應而獨以災異言哉宜其猥積煩多為學者所厭觀既不足以得其大又併小者失之矣

論作史之法

劉安世

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

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稗編卷七十二